

诺贝尔文学奖、普利策文学奖获奖作品

老人与海

海明威小说集

【美】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 肖舒芸 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老人与海

海明威小说集 【美】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 肖舒芸 译

L A O R E N Y U H A I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老人与海 : 海明威小说集 / (美) 海明威
(Hemingway, E.) 著 ; 肖舒芸译. — 合肥 : 安徽教育出版
社, 2011.2

ISBN 978-7-5336-5837-3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
品集—美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9599 号

书 名 : 老人与海

作者 : (美) 欧内斯特·海明威
译者 : 肖舒芸

出 版 人 : 朱智润

选题策划 : 阿卡狄亚

装帧设计 : 阿卡狄亚·魏清清

责任编辑 : 张 利

特约编辑 : 贾 迪

插 图 : 张启鹏

出版发行 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 230601)

营销部电话 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印 刷 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: 0539-2925659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)

开 本 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: 11 字 数 : 160 千字

版 次 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

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5837-3

定 价 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老人与海	1
乞力马扎罗的雪	87
赌徒,修女和收音机	123
不败之人	151
杀手	193
夏日里的人们	211
弗朗西斯·麦康柏短暂的幸福生活	229
祖国告诉你什么	275
你们决不会这样	293
五万美元	313

老人与海

他是个独自驾着渔船在墨西哥湾暖流上捕鱼的老人。出海 84 天了,他仍一无所获。在前 40 天里,有一个男孩总是跟着他出海。但一连 40 天过去了,他们连一条鱼都没捞着。男孩的父母就告诉孩子,老人绝对是染了晦气,是个一辈子都霉运不断的倒霉鬼^①。于是,男孩只好遵照父母的要求,跟了另外一艘船。这艘船出海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 3 条大鱼。每当看到老人日复一日地驾着空荡荡的渔船回来时,男孩就十分难过。男孩总会下船帮助老人扛绳索和鱼叉,还有缠绕在桅杆上的帆。帆面上有用面粉袋打上的补丁,收拢后的帆看起来就像一面常败将军的令人心酸的旗。

老人形体瘦弱,面容倦怠,颈后刻着深深的皱纹。他的双颊布满褐斑,那些褐斑是由热带海面上反射的阳光导致的良性皮肤癌留下的。褐斑从他的面庞往下蔓延到脖颈,由于常年拽着渔绳拖曳很重的鱼,他的双手留下了深深的勒痕,但却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。它们就像在无鱼的沙漠中纵横蜿蜒的沟壑一样恒久不变。

他的一切一如往昔,除了他的双眼。这双眼睛湛蓝如海水,充满欢愉,闪烁着永不言败的自信神采。

“圣地亚哥,”男孩说话了,他们正一起把渔船拖上岸,“我可以再和你一起出海。我们已经赚到些钱了。”

老人曾经教过男孩捕鱼,男孩十分喜欢他。

“不,”老人说,“你现在跟的那条渔船很走运。就留在那

^①原文为西班牙语。

儿吧。”

“你记不记得，曾有一次你 87 天都没捕着鱼，可是在接下来的 3 个星期，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答道，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我的能力而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离开的。我是他的孩子，所以得听他的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，“这再正常不过了。”

“他没什么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我们有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说，“我能请你到露天餐厅喝杯啤酒，然后再和你一起把这些东西搬回去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老人回答说，“让我们来次渔夫间的小酌。”

他们坐在露天餐厅。在那里，许多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可他一点也不生气。其他一些年纪稍长的渔夫则悲哀地望着他。

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避重就轻地谈论着水流、垂钓的深度、接连几天的好天气以及当天的所见所闻。满载而归的渔夫已经走进了餐厅，他们将捕来的金枪鱼开膛破肚，然后把分开两半的鱼身铺平放在木板上，两个人分别抬着木板的两端，踉跄地朝鱼库走去。渔夫在那里等着冷冻车过来，把这些鱼运到哈瓦那的鱼市。捕到鲨鱼的人则将鲨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，在那里，他们把鲨鱼挂在滑轮上，取出肝脏，割掉鱼鳍，剥去鱼皮，把鱼肉切成条再拿去腌制。

刮东风时，鲨鱼厂方向的阵阵腥臭味就会飘过渔港来到这里，但是由于今天风转向北吹，而且逐渐减弱，所以只飘过来一丝淡

淡的腥臭味。露天餐厅里气氛愉快，采光良好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老人应着。他正举着酒杯，回忆着多年前的往事。

“我能出去弄点沙丁鱼，当做你明天的干粮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去打棒球吧。我还划得动，罗吉里奥能帮忙撒网。”

“可我还是想去买，如果你不让我跟你的船，我就想做点其他的事情为你出份力。”

“你已经请我喝啤酒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出海时我多大？”

“5岁，你差点丢了性命。那条鱼生猛地乱跳，差点把船弄散架了，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它的尾巴不停地使劲拍打，撞坏了横坐板的情景，还有你拿木棍敲打它的声音。我还记得你一把把我推到船头，那儿放着一堆盘绕起来的线圈，我感觉整艘船都在晃动，你打它的声音就像把树砍倒时发出的声音，我满身都是甜甜的鲜血味。”

“你是真的记得，还是因为我刚刚才告诉过你？”

“自我们第一次出海后，每一件事我都记得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被太阳灼烧过的、充满慈爱的眼神注视着男孩。

“如果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一定带你出去赌一把，”他说，“可惜你是你父母的孩子，而且你跟了一条正走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能去弄些沙丁鱼吗？我也知道从哪里能拿到四个鱼饵。”

“我今天的没用完，还剩下一些。我给它们加上盐，放进盒子里腌上了。”

“我去拿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一条就行了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未消失，相反在微风吹过之后，它们再次焕然一新。

“两条。”男孩说。

“两条。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我倒是想这么做，”男孩说，“那可是我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老人说。他这个人简单到不会去回忆自己什么时候产生了谦逊感。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这种意识，也知道这并不丢脸，不会让他失去真正的骄傲感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天会是个好天气。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去哪儿？”男孩问。

“很远的地方，等风转向了我就回来。我想在天亮前出海。”

“我会试着让船主到很远的地方去捕鱼，”男孩说，“到时候如果你钓到了大鱼，我们可以过来帮你的忙。”

“他不喜欢在太远的地方作业。”

“是，”男孩说，“但我会看到一些他注意不到的东西，比如说一只飞鸟，然后让他把船开得远远的去跟踪海豚。”

“他的视力有那么差吗？”

“他几乎是个瞎子了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来没捕过海龟啊，捕海龟才最伤眼睛。”

“但你在蚊子海岸捕了那么多年的龟，视力还是那么好。”

“我是个怪老头。”

“但你的体力够不够支撑你钓起一条货真价实的大鱼呢？”

“我想是够了，我的窍门可多着呢。”

“我们把工具拿回家吧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我就能拖着掩网去捕沙丁鱼了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渔具。老人把桅杆扛在肩上，男孩拿着木盒。盒子里装着层层卷起的编织紧密的绳子，还有鱼钩和带柄的鱼叉。装有鱼饵的盒子放在船尾，旁边放着一根棍子。这根棍子专门用来教训那些被拖到船上后依旧顽强反抗的大鱼。没人会偷老人的东西，但老人还是觉得把帆和沉重的绳带回家比较好，因为露水会损害它们。尽管他很确定当地人不会偷他的东西，老人还是认为把鱼钩和鱼叉留在船里是个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们一起沿着路走到老人的窝棚。门开着，他们径直走了进去。老人把包裹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男孩把盒子和其他工具放在旁边。桅杆的长度几乎和窝棚的长度相当。窝棚是由一种当地人称作棕榈树^①的坚硬的苞芽外壳做成的。棚里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和一块用来烧炭煮饭的泥地。棕色的墙是用棕榈结实的纤维质叶子编织而成的，叶子层层叠叠，被压得扁平。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《耶稣圣心图》，还有一幅《科伯圣母图》。这些都是老人的妻子的遗物。本来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妻子的彩色照片，但老人已经把照片取下来了，因为只要一看到照片，老人就不自觉地黯然神伤，感觉自己孤苦伶仃，所以他把照片取了下来。现在照片就被放在角落的柜子上，在他干净的衬衫下面。

“你准备吃什么啊？”男孩问。

“一锅黄米饭和鱼，想吃点吗？”

“不，我在家吃就好了。我要不要去生个火？”

^①原文为西班牙语。

“不，待会儿我自己来。不然我就得吃凉掉的米饭了。”

“我能把渔网带走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房间里根本没有渔网，男孩记得他们早就把渔网卖了。但他们每天都会上演这个戏码。男孩也知道，这里根本没有黄米饭和鱼。

“85 是个幸运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我捕回一条重 1000 磅的鱼？”

“我要拿掩网去捕沙丁鱼了，你要不要坐在门口晒晒太阳？”

“好吧。我有张昨天的报纸，待会儿我得看看棒球新闻。”

至于这份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老人虚构的，男孩心里也拿不准。没想到，老人果真从床底下取出了报纸。

“这是在酒店^①的时候，佩里克给我的。”老人解释说。

“我一捕到沙丁鱼就回来。我要把你捕到的鱼和我捕到的鱼一块儿放在冰块上，等到了早上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把它们吃了。等我回来以后，你可要给我讲讲棒球场上的新闻。”

“扬基队不会输。”

“但恐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对扬基队要有信心，我的孩子。想想，名将迪马乔可是在这个队里。”

“我觉得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的实力也不差。”

“悠着点，否则你连辛辛纳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担

^①原文为西班牙语。

心了。”

“你好好研究研究报上的新闻，等我回来以后再听你说。”

“我们是不是应该买张彩票，选 85 作为末两位数字？明天就是第 85 天了。”

“可以这么做，”男孩说，“但是你还有 87 天的伟大记录呢，你又打算怎么处理呢？”

“好运可不会一来再来。你能买到末两位是 85 的彩票吗？”

“预定一张就可以了。”

“就一张，那得花 2.5 美元。我们该向谁借钱？”

“这很容易。借到 2.5 美元对我来说不是件难事儿。”

“我想也许我也能借到，但我总克制着不去借钱。第一次是借钱，第二次就得要饭了。”

“记得要保暖，老人家，”男孩说，“别忘了，现在还是 9 月份。”

“这个月海里会有大鱼，”老人说，“到了 5 月份，每个人都能捕到鱼。”

“我现在要去捕沙丁鱼了。”男孩说。

男孩回来时，老人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太阳也落了山。男孩从床上抱来一条旧军毯，将它披在椅背上，从后面盖住老人的双肩。老人的肩膀可不一般，虽然久经岁月的历练，却仍然强劲有力。老人的颈部也仍很结实，睡着时，上面的皱纹并不明显。他的衬衫缝缝补补了许多次，就像船帆一样，由于太阳持续的照射，上面的补丁已经褪成一块块参差不齐的颜色。老人的头已经很老了，一闭上眼，面庞上显不出一丝生气。报纸就盖在他的膝盖上，他的手臂压着报纸，这样夜晚的微风就不会把报纸吹走。他光

着脚。

男孩离开了窝棚，他再次回来时，老人还没睡醒。

“起来吧，老人家。”男孩说，并把一只手放在老人的膝盖上。

老人睁开双眼，一瞬间，恍若隔世。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你带了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餐，”男孩回答，“我们一起吃晚餐吧。”

“可我现在还不是很饿。”

“起来吧，我们一起吃。你还要捕鱼，不吃饭可不行。”

“我倒是这样做过。”老人边说边坐起来，拿起报纸并把它折好。接着，他开始叠毛毯。

“还是披着毛毯吧，”男孩说，“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不会让你饿着肚子出海捕鱼。”

“那你就得活久些，把自己照顾好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今天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烧米饭，炸香蕉，炖菜。”

男孩从露天餐厅带回了一个双层金属盒。他在口袋里装了两套餐具——刀、叉和汤匙。每套餐具都用餐巾纸包裹着。

“这些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，餐厅老板。”

“我得好好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他了，”男孩说，“你不必再去特别谢他一次。”

“我要送条大鱼的鱼肚给他，”老人说，“他帮我们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的确是啊。”

“那除鱼肚外，我还要送给他更多的东西。他那么惦记着我们。”

“他还送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最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这是瓶装酒，哈土依啤酒，我还要把空瓶子拿回去。”

“真是个细心的孩子，”老人说，“那么，我们开始吃？”

“我从刚才就一直在劝你吃饭呢，”男孩轻声说，“除非你准备好了，不然我是不会开饭盒的。”

“现在我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，“我只是要花点时间去洗漱。”

你到哪里洗漱？男孩想。到村子的供水点要走过两条街。我本该带点水来给老人的，男孩想，还有肥皂和好用的毛巾。我怎么这么粗心呢？我还该带件新的衬衫和夹克给他过冬，还有鞋子和毛毯。

“你的炖菜好吃极了。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新闻吧。”男孩问他。

“我说过了，全美职业棒球联盟中，扬基队最棒了。”老人兴奋地说。

“但今天他们输球了。”男孩告诉他。

“这没什么，名将迪马乔会再度发力的。”

“可队里还有其他人。”

“这很正常，但他可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人物。其他球队里，布鲁克林和费城之间，我得选布鲁克林。但后来我想到迪克·西斯

勒在老公园^①里那些漂亮的击球。”

“他们是绝无仅有的。他的平直球是我见过的飞得最远的。”

“你记不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天餐厅？我很想带他一起去打鱼，但我太害羞了，不敢上前邀请他。然后我让你替我去问，可你也很害羞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们犯了个大错，也许他会和我们去打鱼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人生就会留下一段美好记忆。”

“我想带名将迪马乔去打鱼，”老人说，“据说他的父亲是渔夫。可能他当年和我们一样穷，能够理解我们。”

“名将西斯勒的父亲一直很有钱，他——我指他的父亲，在我这么大时就在联盟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就站在一艘横帆式帆船上当水手了，那艘船是开往非洲的。晚上，我曾看到狮子在海滩上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告诉过我了。”

“我们该谈谈非洲，还是棒球？”

“我想是棒球，”男孩说，“跟我说说那个了不起的约翰·J. 迈克葛洛吧。”他把J的音发成了Jota。

“很久以前，他也会时不时地来露天餐厅坐一坐。但他一喝起酒来，脾气就变坏了，说话也变得刻薄，还难以相处。他对赌马的兴趣可不比棒球少，至少他的口袋里随时都装着马的名单，也常常在电话打到一半的时候说出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能干的经理，”男孩说，“我父亲认为他是最棒的。”

“因为他来这里的次数最多，”老人说，“如果多洛彻每年都来

^①指费城希贝公园。

的话，你的父亲又会认为他是最棒的经理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谁是最棒的经理——卢克还是迈克·冈萨雷斯？”

“我想他俩有一拼。”

“但你是最好的渔夫。”

“不，我知道有人比我更好。”

“哪儿的话^①，”男孩说，“确实有很多好渔夫，其中一些很棒。但你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“谢谢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开心多了。但愿我们遇到的鱼别太厉害，不然就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。”

“如果你有自己说得那么强的话，世上就不存在这种鱼了。”

“也许我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强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我的诀窍多着呢，而且我有决心。”

“现在，你该上床休息了，这样明天一大早就有精神了。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天餐厅去。”

“好吧，晚安。一大早我会去叫醒你。”

“你就是我的闹钟。”男孩说。

“年纪就是我的闹钟，”老人说，“为什么老年人总起得那么早？是想要度过更长的一天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男孩说，“我只知道年轻人睡得很晚而且睡得熟。”

“我会记得时间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会按时叫醒你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他来叫醒我，好像我比不上他似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^①原文为西班牙语。